

无尽之路

THE
VANISHING
POINT

VAL
MCDERMID

后阿加莎时代英国推理小说
当之无愧的代言人
钻石匕首奖得主 《刑场》作者



薇儿·麦克德米德

—— 磅 —— 震 —— 撼 —— 新 —— 作 ——

2012年英国销量传奇作品
长期雄踞亚马逊畅销榜

作品兼具推理性和文学性
深度挖掘人性与道德的阴霾
开启推理小说界新的里程碑

[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杨立 译

光明之路，黑暗无尽
道德与良知的遗骸
深埋在名为罪恶的墓碑之下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013064531

1561.45
901

无尽之路

THE VANISHING POINT



**VAL
MCDERMID**

[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杨立 译

1561.45

901



北航

C1672186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3N074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尽之路 / (英) 麦克德米德著; 杨立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3. 8

ISBN 978 - 7 - 5613 - 7127 - 5

I. ①无… II. ①麦… ②杨… III. ①推理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0008 号

THE VANISHING POINT

by VAL MCDERMID

Copyright: © 2012 BY VAL MCDERMI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25 - 2013 - 112

无尽之路

[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杨立 译

责任编辑 彭 燕

特约编辑 施 昊

装帧设计 瀚 愔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0mm × 136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127 - 5

定 价 29.8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 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目 录

第一部 飞行 / 1

第二部 捉刀代笔 / 25

第三部 追踪 / 259

第一部 飞行

斯黛芬妮·哈克尔还记得，自己从小就觉得坐飞机是种令人激动的旅行方式。她低头看着那个五岁的男孩，他正玩弄着架设在安检区的隔离带。这个叫吉米的孩子可从没觉得坐飞机有什么令人激动的。因为长这么大，他一直把坐飞机视为单调和无趣，而且还要同各色呆板、麻木和粗鲁的人同行。吉米似乎意识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于是抬起头，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道：“今晚我们能游泳吗？”那语气，仿佛是唯恐听到那个“不”字。

“当然可以啦。”斯黛芬妮说。

“飞机晚点了也行吗？”似乎刚才的回答还不足以消除男孩的疑虑。

“晚点了也行。别墅里有自带的游泳池，就在客厅外面。不管我们迟到多久，你都可以下去游泳。”

男孩眉头一紧，思索着她的回答，然后点了点头。“好吧。”

两人又向前挪动了几步。在美国转机让斯黛芬妮很是气恼，因为在别的国家，只要你是中途转机，通常都不需要再走一遍安检程序，因为名义上你还在天上飞着。在空管局看来，允许你飞上天就说明你是安全的，实在没必要再走一遍那繁琐的程序。

然而美国就是那么与众不同，而且历来如此。斯黛芬妮甚至怀疑，美国人根本不信任其他国家的机场安检工作。所以，你要在美国的土地上换乘飞机，就得到安检队伍里候着，重复一次那“要命”的安检。

然而，这似乎还不够令人气恼，美国人新近出台的一套搜身方法令斯黛芬妮觉得已经类同于性骚扰了。过去的十年中，钉在左腿里的钢板和螺丝，令她得以充分体会到安检人员“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每当金属探测仪上亮起警示灯，发出“哗哗”的警报，上前搜身的女安检员的反应总是各不相同。罗马机场的安检员纯粹是走过场，柏林机场的就比较高效。偏偏就数美国的安检员，那种认真仔细又较真的态度简直叫人恼怒。她们用手背拍打你的胸部，那感觉就像被一个毛手毛脚的小男生占便宜，难受再加难堪。

两人又挪了几步。此刻队伍正向前走着，虽然缓慢，但至少还是在动。吉米钻到隔离带外面，又一个转身在队伍的拐角处折了回来，蹦到斯黛芬妮面前，“我超过你了。”

“嗯，超过了。”斯黛芬妮一边说一边腾出抓着行李的手，在男孩浓密乌黑的头发间抚弄着。尽管旅途中有那么多的烦心事，但至少能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毕竟和儿子一起度假让她有些惴惴不安。想到这句多少有些别扭的话，她的鼻子不由得倒抽一口气。和她的儿子一起度假，这件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何时才能到头啊？到了加利福尼亚，他们即将加入一大群正常人的队伍里。而吉米和自己两个人，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个正常的家庭。这趟旅行是她活了这么些年从没预料到的。老天保佑，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我还能靠窗坐吗？”吉米拉着她的手臂问道，“行吗，斯黛芬？”

“只要你保证飞到一半时不开窗就行。”

吉米半信半疑地看了看她，咧嘴笑笑，“要是开了窗，我会被吸到飞机外面吗？”

“对呀，那你就变成月亮人了。”斯黛芬挥挥手，让吉米朝前走。两人快步上前，准备把行李放到履带上接受X光扫描。这时，斯黛芬看到了安检仪旁边那个有机玻璃的小隔间，她抿了抿嘴，“吉米，记得我告诉过你的

吗？”她严肃地说，“你知道我会触动警报器，然后她们就会把我请到那个小隔间里做彻底检查，而你是不能跟着一起进去的。”

男孩撅起嘴说：“为什么不能？”

“这是规定，别害怕。”看到男孩不安的神情，斯黛芬赶忙补充说，“我不会有事情的。你就在行李传送带旁边等我，好吗？别去任何地方，就在那儿等到我从另一个口子出来，懂吗？”

这下子男孩避开了斯黛芬的目光，也许他觉得斯黛芬是在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我来看包。”他说，“这样就没人敢偷了。”

“那最好了。”

站在两人前面的男子抖落身上的夹克衫，叠好后放在一个托盘上。然后又脱下鞋子和皮带，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放在第二个托盘上。男子朝两人点点头，示意他已经好了。“这年头，人都没有尊严了。”他冷笑着说。

“你准备好了吗，吉米？”斯黛芬上一步取了一个托盘，“这可是你的一项重要任务，守护行李。”她一边说一边把两人的衣物放到托盘上，又翻了翻吉米的口袋，然后让他走在自己前面通过了金属探测仪。红色的警示灯闪烁着，一阵尖锐的“哗哗”声响起，吉米猛地转过身，看到一名五大三粗的运输安全局人员正指着有机玻璃隔间的方向。

“女安检员。”他抖动着下巴和圆鼓鼓的肚子喊。“请到隔间内等候，女士。”又指着那间玻璃房命令道。房间的地上画着两只脚印，一把塑料椅子靠墙放着，木质底座上安着一台手持金属探测仪。吉米睁大眼睛看着斯黛芬走进房间。斯黛芬妮挥挥手，示意吉米走到传送带旁边，两人的行李正从传送带的另一端缓缓地移送过来。

“等着我。”她对吉米说，还竖起了拇指。吉米随即转身，朝着履带的另一侧走去，眼睛一直盯着盛放两人衣物的托盘。斯黛芬妮朝身后看看，发现三名女安检员正坦然地站着，并不急于上前搜身。幸好她和吉米并不用急着转机，由于事先预料到了在美国转机时会遇到复杂的安检，斯黛芬妮特意在两班飞机之间预留了足够的时间。

她又回头看看吉米。一名运输安全局的男安检员好像正在和他谈话，

那人高高的个子，黑裤子和蓝衬衫——标准的安检员制服。但是看着看着，斯黛芬妮不禁皱起了眉头，此人居然还戴帽子，这让她感到费解，因为别的安检人员头上都没有帽子。就在此时，斯黛芬妮看到男子向吉米伸出了一只手。

那一瞬间，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男子居然领着顺从的吉米离开了安检区，朝着人流涌动的机场大厅走去。两人居然连头都没回一下。

“吉米！吉米！回来！”她扯着嗓子大喊，可是喊声根本冲不破这间狭小的玻璃房，更别说传到吉米的耳朵里了。两人一路向前，丝毫不顾身后发生的一切。狂躁不安的斯黛芬妮根本顾不上自己的举动有多么粗暴，发了疯似的冲出玻璃隔间。没等出门几步，一名保安就抓住了她的胳膊，说了几句她根本没心思听的话。这一抓虽然令她放慢了速度，却无法阻止她的脚步。眼看着吉米就要被拐跑，斯黛芬妮突然变得力大无比，那位保安又伸出另外一只手，抓住了她，斯黛芬妮来不及细想，转身朝对方脸上猛地一搥。“他们绑架了我的孩子。”她声嘶力竭地喊道。

鲜血从保安的鼻子里流出，可他依然死死地抓住斯黛芬妮。现在斯黛芬妮只能看到那名男子的帽子了，吉米的身影已然消失在了人群中。惊恐万状的斯黛芬妮猛地一用力，拽着保安向前冲。她模模糊糊地感到又有几名保安手持武器，呼喊着重朝她冲过来，对此毫不在乎的她仍然一个劲地呼喊。“吉米，吉米……”

这时，另一名保安上前拦腰抱住了她，并将她放倒在地。“趴着不许动。”那名保安呵斥道，“给我趴下。”斯黛芬妮双脚胡乱地踢打，一次又一次，结结实实地落在那名保安的小腿肚上。

第三名保安赶来帮忙时，斯黛芬妮的呼喊变得不知所云，那名保安奋力地压在她背上。“我的孩子。”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沉重地呼喊，一边把手伸进口袋，翻找登机牌。突然，擒住手脚的那几个人松了手，她自由了。不知所措的她长舒了一口气，他们显然是看到了她手中的登机牌。斯黛芬妮单手撑地跪在地上。

但是，那些人对她使上了电棍。

一切来得如此之快。剧烈的疼痛传遍全身的每个细胞，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斯黛芬妮一下子栽倒在地，犹如断了电的机器，瞬间瘫痪了。脑海中一片混乱，根本来不及弄清楚身体的疼痛和失控来源于何处。她只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坚信即便重重地摔倒在地，自己依然拼命地呼喊吉米的名字。可传入自己耳朵的只是一些不知所云的琐碎声音，好像是病人在噩梦中的胡言乱语。

疼痛来得快，去得更快。斯黛芬妮抬起头，一脸茫然的表情。她丝毫不在意那几个虎视眈眈地围住她的安保队员，拿着相机不停拍照的围观人群也被她抛在了脑后。她的目光死死地望着前方，吉米那身亮红色的阿森纳队服和走在他身边的蓝黑制服在她眼前一闪而过。两人已经拐过了机场大厅的转角，从斯黛芬妮的视野中消失了。顾不上周身肌肉还残留着的疼痛感，斯黛芬妮撑起身子，朝着吉米消失的方向，一股原始的力量从身体里喷涌而出。

可是刚要迈步，又一记电棍落了下来，这一次时间停留得更久，关节碎裂的感觉更加尖锐。两名保安把她架起来，连拉带拽地挟持着她朝着吉米消失的相反方向而去。斯黛芬妮用尽体内最后一丝力气试图挣脱。

“省省吧！”保安牵制着她吼道。

“铐起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命令道。

斯黛芬妮的双臂被反剪到背后，一对冰冷的手铐随即夹在了手腕上。两名保安的步子越来越快，夹着斯黛芬妮穿过一条侧廊，拐进一扇门内。两人把她扔在一把塑料椅子上，双手锁在椅背上。斯黛芬妮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一名身穿运输安全局制服的壮硕拉丁女人走到斯黛妮面前，面容冷漠严肃，眼神却颇为温情。“你一定有些迷糊，但是一会儿就会好的。你不会死，连受伤都谈不上，可比我那位鼻子被揍扁的同事好多啦。别想离开这

间屋子，如果你胡来，我们会采取行动阻止你。”

“有人绑架了我的儿子。”斯黛芬妮含糊地说道。连她自己都觉得这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喝醉了酒，此刻的她连凝视对方的警徽都办不到。

“我一会儿再回来问你话。”那个女人说着和她的同事走向门口。

“等等。”斯黛芬妮呼喊道，“我的孩子！有人绑架了我的孩子！”

那女人并未停下脚步。

斯黛芬妮感到胸中冰凉无比。她已顾不上肉体和精神上的痛楚，此刻，恐惧是她唯一的情绪。原先的惊慌失措已经荡然无存，挣扎反抗的意志也随之而去。惊恐就像一块冰凉的大石头压在胸口，把她的心拉扯得沉重无比，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心乱如麻、五味杂陈的斯黛芬妮只知道一件事情：有人带着吉米走出了安检区。一个陌生人轻而易举地就将吉米拐走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机场里的人为什么不肯相信她的话？

她必须离开这间屋子，找一个管事的让他了解发生的一切。

斯黛芬妮扭动着锁在椅背后的双手想要挣脱。然而她劲使得越大，双手就被锁得越紧。最后才发现，原来椅子的设计让她根本无法将双手脱离椅背。椅子的四脚被固定在了地板上，因此她也无法像乌龟一样把椅子驮在背上走出去。

刚意识到眼下的困境，先前的女子又回到了房间，身后还跟着一名骨瘦如柴的中年男人，套着一身斯黛芬妮再眼熟不过的运输安全局制服。男人没有打招呼，径直坐在了斯黛芬妮对面。干净利落的灰黑色短发衬托出一张瘦削而棱角分明的脸，目光冷酷，虽然极力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但嘴巴和下颔的线条出卖了他。警徽上写着他的名字：兰德尔·帕顿，蓝色衬衫的肩部画着两道金杠。斯黛芬妮感到一丝宽慰，因为好歹她能辨认眼前的事物了。

“有人绑架了我的孩子。”斯黛芬妮急不可待地说，“你必须立刻发出警报，通知所有警察，封锁机场，你必须展开一切行动！”

帕顿依然冷冰冰地看着对方，“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斯黛芬妮·哈克尔。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

“重不重要得由我们说了算。”帕顿理了理熨烫得笔挺的衬衫双肩，“重

要的是，你现在是机场的不安定因素。”

“真滑稽，我才是受害者啊。”

“在我看来，我的下属才是受害者，就是那个你在试图逃脱安检时袭击的安保人员。你触发了金属探测器上的警报。”他说话的时候，斯黛芬妮注意到他身后的那个女人不停地把重心在两条腿之间转移，很不自在的样子。

“那是因为我的左腿里有一块金属板和三个螺钉。十年前我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自那以后，遇到金属探测仪，警报总会响起来。”

“眼下我们无法证实你说的是否属实。我们必须首先确认你对这个国家和我的下属不构成任何威胁，我们要求你进行一项彻底的检查。”

斯黛芬妮觉得自己的脑袋越来越大，眼眶中的血管似乎就要迸出眼球，“你们真是有病啊，难道我在这儿就没有任何权利吗？”

“宣告你的权利不是我的职责，我的职责是确保机场的安全。”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抓那个绑架我儿子的混蛋呢？上帝啊！”

“你没必要用这种语气说话。据我所知，你所说的绑架纯属子虚乌有，是你精心策划的诡计。我现在还在等你接受彻底的搜身检查。”

“在你弄清楚吉米的事情之前，我不会接受任何事情，你这蠢货！你的头儿呢？我要和能做主的说话。把手铐给我解开，我要找律师！”

帕顿的嘴抿成一条线，得意洋洋地笑道：“非美国公民接受长时间问讯期间是没有权利见律师的。”

站在帕顿身后的女子清了清嗓子，向前迈了一步，她的警徽上写着“丽娅·洛佩兹”。“兰德尔，她说的是一起儿童绑架案，如果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出入境和安保工作，那么她就有权利见律师。”

帕顿自命不凡地将保龄球般的脑袋转了过去，“我们现在当然不会谈别的事儿。”说完，他又看了洛佩兹一小会儿，然后转过脸对斯黛芬妮说：“你必须同意。”

“法律规定我一定要接受彻底检查吗？”斯黛芬妮意识到如果眼前的这个白痴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话，那么她就要赶紧找一个愿意听她解释的人。

“你是要拒绝吗？”

“不，我是想把问题搞清楚。法律规定我必须接受检查吗？还是说我可

以拒绝？”

“你这种态度在这儿可行不通。”帕顿的脸微微涨红，好像刚刚在冰天雪地里走了一圈。

“我不了解这儿的法律。就像你说的，我不是美国公民。我只是想知道自己享有的权利。”

帕顿伸长了脖子，斗鸡般咄咄逼人，“那么你是在拒绝检查了？是吗？”

“你了解法律吗？你知道我有哪些权利吗？我要和能做主的人说话，和有脑子的人说话。”

“听着，女士。你想要小聪明，我可不跟你玩把戏。如果你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那我只能请联邦调查局的人来。那样的话，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起身对洛佩兹说，“查查她的身份。”

洛佩兹把脸转了过去，冲着对讲机嘀咕了几句。帕顿接着说，“我已经说过了，你这种态度对你没好处。你袭击了我的一名下属，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没有人注意到别的突发情况，更没有人报告说有孩子遭到绑架。女士，我所知道的就是，你刚才对我们的人做出了极其疯狂的举动。你到底为什么冲出那个玻璃隔间？为什么要袭击我的下属？”

重复答案毫无益处，这样的对话根本不会有任何进展。如果可以的话，斯黛芬妮只想把双臂抱在胸前，可她无法做出这一表示“够了，别说了”的肢体语言。只好压下心头的焦急和恐慌，仰起下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说道：“法律规定我必须回答你的问题吗？”

气急败坏的帕顿双掌猛地一拍桌面。就在这时，洛佩兹凑了过来，“她是在半小时前抵达芝加哥的，是从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过来的。”她清了清嗓子，“身边还带着一名儿童。”

沉默的气氛迅速充满了整个房间。接着，只听见斯黛芬妮冷冷地说：“现在，能找一名真正的执法官来吗？”

没等洛佩兹汇报完，帕顿的怒气就打消了一半。他命令把斯黛芬妮的

手铐解开，不过还是忍不住厉声对她说：“双手离口袋远点，不准打电话。”

“我身上没有电话。我所有的随身物品全都放在X射线安检仪上了，那堆东西里还有吉米的背包。你们只需要看看履带上的物品，就会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斯黛芬妮掩饰不住脸上的鄙夷之色，愤愤不平地说。

帕顿没说一句话，走出了房间。洛佩兹半是后悔半是同情地朝斯黛芬妮笑笑。“这个人是去请能帮我调查的人了吗？”斯黛芬妮揉着手腕责问。

门被打开，洛佩兹的目光被引向了门口。一名运输安全局的保安拿着两个灰色的塑料托盘走了进来，放在地上。斯黛芬妮看见一只托盘上是她的便携行李箱，另一只上有她的外套、鞋和一堆零碎物品。“等一下，”斯黛芬妮脸色变了下，“应该还有只托盘，上面放着吉米的背包和外套。”

那名保安耸了耸肩，“只有这两个。”说完就关上门离开了。

吉米物品的失踪让斯黛芬妮脊背上阵阵发凉。这显然是有预谋的绑架，绑匪并非随意选择作案对象。斯黛芬妮从未像现在这样害怕一分一秒流失的时间。“这里难道就没人有一点紧迫感吗？”她厉声说，“你们有孩子吗？如果你们的孩子被人绑架了，旁人却无动于衷，你们不会急得发疯？”

洛佩兹看起来有些不自在，“你得有点耐心。我们有我们的职责，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做事。事实上，我现在甚至都不应该和你说话。”

斯黛芬妮将头埋在手心里。“时间多过一分钟，吉米就多一分危险。我敢肯定，我敢肯定……”她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再也说不出话。束手无策的感觉让她几乎要窒息。她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可这些话在那些人听来是如此苍白无力。

被调往芝加哥外勤办公室，表面上似乎是提拔了特工薇薇安·麦克库拉斯。然而，当外勤办公室的人把她派到机场安保办公室永久坐班时，她才发现自己是在替老上司背黑锅。老上司杰夫此刻正在联邦监狱服刑，为了替自己的赌瘾埋单，他利用职务亏空公款。薇薇安对上司的不正常行为有所察觉，但她一直以为是杰夫婚姻遇到了问题，有谁会想到他居然暗中勾结了黑社会呢？

在外人看来，到机场工作应该是份美差，可以在第一线同想要攻击美国的恐怖分子作斗争。这可是一名优秀特工挽回自己声誉的机会，可以向

世人展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可事实上，这工作一点都没有轰轰烈烈的感觉。凡是被运输安全局盯上的人都是她祖母这一级别的所谓“恐怖分子”。

最让薇薇安感觉头疼的是那份单调无聊。每次问讯那些移交给她的怀疑对象总是徒劳无果。不管对方是男女老少，只要问话三分钟，她就能判断出他们对机场的安全不会构成任何威胁。难得有几次她觉得怀疑对象有必要接受进一步问讯时，她还不得不向芝加哥外勤办公室报告。而怀疑对象就会由几个比自己好不到哪去的特工护送到别处接受问讯。

这种沉闷单调的工作氛围简直令她窒息，好几次她已经在心中盘算好了辞职信的措辞，可每次都不得不接受残酷冷峻的现实。除了做特工，她还能靠什么养活自己？眼下正值金融危机，招工的企业少之又少。对于自己这样没有任何职业技能的人，雇主更是不会多看一眼。五年的 FBI 从业经验已经让你这辈子只能干这行了，再没有别的谋生出路。可是，她偏偏又是个想不断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为了完成一天的工作任务，兰德尔·帕顿走进了办公室。薇薇安试图不让发自内心的反感影响到两人工作上的关系。然而，两人首次谋面时，对方傲慢而又愚蠢的姿态让她很难做到这一点。

“麦克库拉斯特工。”他使劲地点头，表示已经打了招呼。

“今天有什么事吗，长官？”薇薇安甜甜地一笑，她知道，自己拥有操控旅客上下飞机的权利，而这一点最让帕顿耿耿于怀。

帕顿看了一眼薇薇安办公桌对面的椅子，有些犯难，不知道是该径自坐下去呢，还是应该站在那儿，以便俯视着她讲话。“我们抓到一个女疯子。她触发了金属探测仪的警报，一名保安将她带到隔间里等待搜身。这些天隔间里的人手不够，你知道最近我们都很忙。”

“我知道。”薇薇安说，她倒希望自己什么事都不知道，希望这座机场和所有的内部工作她都一问三不知。

“不知是何原因，那个女人突然冲出隔间。”帕顿辩解说，似乎已经预料到自己迟早要交代错误，“几名保安拦住了她，但她还是不肯罢休。把一名保安推倒在地，还把他鼻子打破了，那个女人拼命逃，还一边嚷嚷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

“她说的不是英语吗？”

帕顿嘴巴一撇，一副很不屑的样子，“是英语，只不过没人搞得清她在嚷嚷什么。所以我们就用了电棍，这也是安保人员在遇到暴力抵抗时按规定可以采取的行动。她被击倒在地后很快就爬了起来，整个人好像疯了似的。所以，我们又用了一次电棍，总算铐住了她。洛佩兹把她带到了审讯室。”

薇薇安松了一口气。莉亚·洛佩兹是帕顿的下属，可是比帕顿要有脑子得多。

“后来我也到了现场，但事情变得很复杂。”

“怎么个复杂？”

“开始的时候，她和我耍小聪明。不管我问她什么，她一直拿法律规定和我兜圈子，然后她又说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今天下午我的辖区内发生了最不寻常的事情，就是这个女疯子试图逃脱安检。所以我并不相信她的话，我想她一定是想转移视线，不让我们对她进行彻底的安检工作。”说到这里，帕顿不自觉地仰起了下巴，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有那种反应。”凡是白痴，都是这种反应。“那眼下我们有什么发现呢？你想让我和她谈谈，让她同意接受检查？”

帕顿将双臂交叉在胸前，“没那么简单。洛佩兹从她的护照上查到了她的名字，与入境处核实了一下，发现今天下午早些时候，她抵达机场时的确带着一个孩子。”

“那孩子现在不见了？”薇薇安神情贯注地问道。能让她做出反应的可不是普通案件。

帕顿点点头，“看起来是这样。”他又把嘴一撇，“还有个情况，这女人不是那个男孩的母亲。她身边带着英国法院的授权书，允许她带着这孩子出行。所以没人弄得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薇薇安感到一阵刺激，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碰上这么带劲的事情了。“天哪，帕顿。我们得启用《亚当条例》了。”她说着伸手去拿电话，还思考着应该先打给谁，毕竟他们可是要把这座全球最繁忙的机场封闭起来啊。

面带一丝羞愧的帕顿扭过身体，“现在关闭机场已经太晚了。我们的反